

世界悬疑大师第一人 《纽约时报》悬疑惊悚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

谁将是下一个受害者？

The Rosary Girls



[美] 理查德·蒙塔纳里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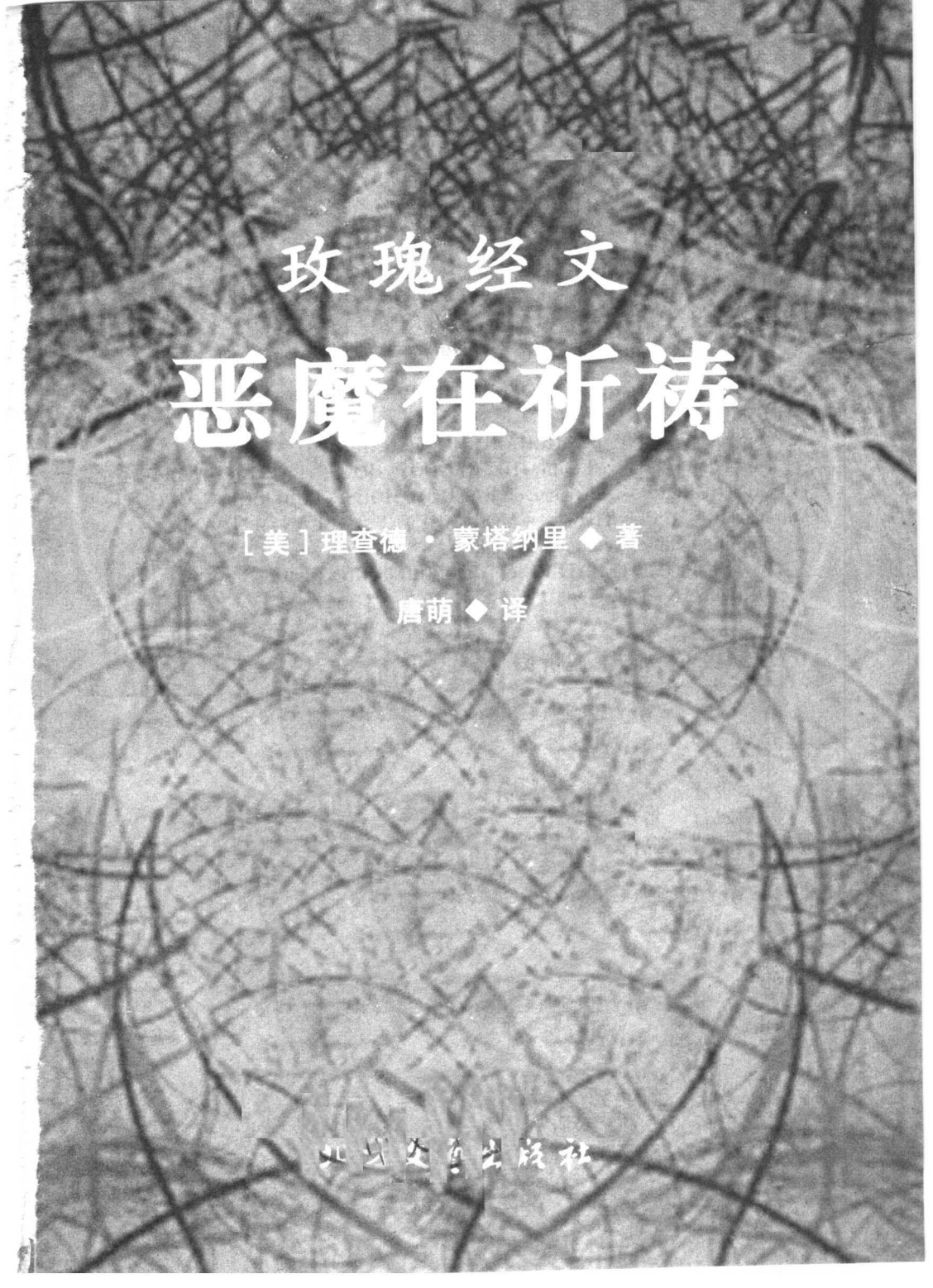
唐萌 译

玫瑰 经文

恶魔在祈祷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玫瑰经文 恶魔在祈祷

[美] 理查德·蒙塔纳里 ◆ 著

唐萌 ◆ 译

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

黑版贸审字 08 - 2006 - 03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经文·恶魔在祈祷/(美)理查德·蒙塔纳里著;唐萌译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6.9

ISBN 7 - 5317 - 1958 - 4

I. 玫... II. ①理... ②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06319 号

THE ROSARY GIRLS: A KILLER HEARS THEIR PRAYERS by RICHARD MONTANARI

Copyright: © 2005 BY RICHARD MONTANAR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6 NORTH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玫瑰经文·恶魔在祈祷

作 者 / (美)理查德·蒙塔纳里

翻 译 / 唐 萌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

封面设计 / 亿点印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邮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/ 11

字 数 / 196 千

版 次 /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5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 - 5317 - 1958 - 4/1 · 1806

引 子

棕枝金日 晚上 11:55

这个女孩儿身上散发出一种阴冷的悲伤,这种深入骨髓的忧郁似乎和她十七岁的年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的笑从来就不曾唤醒心中真正的喜悦。

也许根本没有喜悦可言。

在街上这种女孩随处可见。她独自行走着,把书紧紧抱在胸前,眼睛盯着地面,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。她总是有意落在其他女孩后面,她们的冷落对她来说无所谓。在她十七岁的人生中,她总是独自一人。她拒绝承认自己的美丽,仿佛这是可有可无的。

她的名字叫特莎·安·威尔斯。

她的气味就像刚被摘下的鲜花。

"我听不见。"我说。

"……主啊,"从小祈祷室里传出了微弱的声音。听上去是我把她吵醒了,这很有可能。我是在周五一早把她带来的,现在已经是周日的午夜时分了。她一直在小祈祷室里祈祷,几乎没有停过。

当然,这不是个正式的祈祷室,只不过是改造过的壁橱,但静思和祈祷所需要的一切里面都有。

"这没有用,"我说,"每个词都要发自内心。这很重要,你知道吗?"

"是的。"祈祷室里传出回答。

"你想想这一刻全世界有多少人在祈祷。为什么上帝要听你这种

心不在焉的祈祷呢？”

“没有理由。”

我靠近祈祷室的门。“你希望上帝在狂喜日也向你表现出相同的蔑视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很好，”我说，“哪一篇？”

她停顿了一会儿。在祈祷室的黑暗里，她必须凭感觉摸索。

终于，她说：“第三篇。”

“从头开始。”

我点燃了祈祷蜡烛。喝干了杯中的红酒。和许多人的想法相反，圣餐仪式并不总是那么神圣的，许多时候它只不过是欢乐和庆祝的理由。

我刚有点不耐烦，特莎那清脆、纯洁、饱含感情的声音又响起来了。她再次开始祈祷：

“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……”

有没有声音比正在祈祷的处女发出的声音更美妙？

“你在妇女中受赞美……”

我看了看表，已经过了午夜。

“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美，天主……”

到时间了。

“圣母玛利亚……”

我从盒子里拿出注射器，针头在烛光下闪闪发亮……

圣灵与我同在。

“求你现在及我们临终时……”

基督受难开始了。

“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……”

我推开门走进祈祷室。

阿门。

1

星期一 凌晨 3:05

一天中有这么一段时间,有些人专在这一刻活动;黑暗笼罩大地;阴影聚合在一起,仿佛有了质感。这段时间总让人怀疑黎明是否将会来临。

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地方——闪耀着霓虹灯的受难地。

在费城,这个地方就是南大街。

深夜,所有人都已进入梦乡,有个黑影像干燥炎热的风一样刮过南大街。他推开位于第三和第四大街之间的一扇铁门,沿着小巷来到一个叫“天堂”的私家俱乐部。里面的人不多,人们一看到他就马上转开目光。在他眼里,人们仿佛看到了自己黑暗的灵魂。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能跟他有任何瓜葛,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让人无法忍受。

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可思议的谜,但这个谜谁也不想去碰。

他个子很高,超过 6 英尺,骨架又宽又大,粗糙的手仿佛表明它不会放过任何惹他的人。他发色淡黄,绿色的眼睛在烛光中泛着幽蓝色的光,让人不寒而栗,仿佛一眼就能将整个世界毫无遗漏地印入脑中。他的右眼上方有一个发亮的伤疤瘤,看上去像个倒置的“V”。长长的皮衣在他背后紧绷着,透出结实的肌肉。



1

他连续五天每晚都来到这个俱乐部，今晚他将和买主见面。这次在“天堂”的会面来之不易，因为这里没有朋友。

在潮湿的地下室后面，这个皮条客找了张桌子坐下，这张桌子并不是留给他的，但是谁也不敢吭声。“天堂”俱乐部只允许固定的黑社会成员和有家族背景的人进入，皮条客显然是个特例。

吧台后面的喇叭里放着刺耳的音乐；天花板上肮脏的中式吊灯和电扇上裹着劣质的纸。塔型的蓝莓薰香和香烟的灰色烟雾纠缠在一起，散发出水果香甜的味道。

三点十分，两个人走了进来，是买主和他的保镖。只看了一眼，他们认出了皮条客。

买主名叫吉迪恩·普拉蒂，一个矮胖的秃头，五十多岁，双颊泛红，灰色的眼珠不停地四处张望，脸颊上的肉耷拉着，像要滴下的蜡油。他穿着很不合体的套装西服，肿胀弯曲的十根大手指，嘴里往外呼着臭气，稀疏而又蜡黄的牙齿插在……。

他后面的那个家伙极其魁梧，甚至比皮条客还要高大。他带着反光墨镜，穿着一件粗棉风衣。他的脸和脖子上刺着非常精致的纹身，这是毛利人刺青。

谁也没有打招呼，三个人一起走过一个小通道来到后厨。“天堂”的厨房狭小而且闷热，里面堆着整箱的私酿酒、几张凹凸不平的金属操作台和一张发了霉的破烂沙发。一台老旧的点唱机时亮时暗地闪着蓝光。

一进厨房，门就砰地关上，那个大个子——绰号“暗黑破坏神”的男人猛地把皮条客推倒，搜查他身上是否有武器或者钢丝，似乎想以此镇住皮条客。在他搜身的时候皮条客看清了“破坏神”脖子根部纹的字，上面写着：杂种人生。他还注意到大个子腋下的枪套里露出了史密斯·威森左轮手枪的铬合金枪托。

在确认皮条客没有带任何武器和监听装置后，“破坏神”放开他走到普拉蒂身后，双手抱在胸前继续盯着皮条客。

“给我找到了些什么？”普拉蒂开始说话了。

皮条客并没有马上回答，他上下打量着买主。已经到了交易

最关键的时刻，绝对不能让买主对他有一丝怀疑。他慢慢把手伸进皮外套的口袋里——小心翼翼地，不敢有丝毫多余动作——拿出几张宝丽莱快照，伸手交给吉迪恩·普拉蒂。

照片上的人穿着整齐，是两个黑人女孩。坦尼娅坐在屋前的门廊处向摄影师飞吻，她的妹妹艾丽西娅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摆姿势。

普拉蒂端详着照片，他的脸兴奋得发红，呼吸也变得急促。“太……漂亮了。”他说。

“破坏神”瞟了一眼照片，又面无表情地继续盯着皮条客。

普拉蒂拿出其中一张问，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坦尼娅。”皮条客回答。

“坦尼一娅，”普拉蒂换了一种方式念着，似乎想分辨出她属于哪一类女孩。他把其中一张还给了皮条客，继续打量手里的另一张。“她很可爱，”他补充道，“还有点淘气，我能看出来。”

普拉蒂抚摸着照片，手指非常温柔地触碰着光滑的表面，灵魂仿佛已经离开自己的躯壳进入了梦境。突然，他把照片放进口袋，并将自己拉回现实，回到这关键的交易时刻。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就行。”皮条客回答。

能看出普拉蒂很吃惊但很高兴，他没预料到会这么快。“她就住在这里？”

皮条客点了点头。

“她住在哪里？”普拉蒂急忙问道。

“很近。”

普拉蒂整了整领带，把裹着大肚子的马甲也拉了拉，然后理了一下没剩几根的头。他深吸一口气定下神来，然后向门的方向做了个请的手势说：“我们可以走了吗？”

皮条客又点了点头，以询问的眼神望向“破坏神”。“破坏神”顿了一下，仿佛很满意自己的威信，然后让出了道。

三人出了俱乐部，穿过南大街和奥瑞纳大街，进了几幢房子中间的一个小停车场。里面只停了两辆车：一辆锈迹斑斑、玻璃



上堆满尘土的厢式车和一辆新款的克莱斯勒商务车。“破坏神”做了个停下的手势，自己往前走了几步，向克莱斯勒里面张望了一下，然后转过身点点头，普拉蒂和皮条客才向厢式车走过去。

“钱你带来了吗？”皮条客问道。

吉迪恩·普拉蒂轻轻拍了拍自己的口袋。

皮条客迅速看了两人一下，然后伸手从外套里掏出一串钥匙。正要把钥匙插进车门时，他失手把钥匙掉在了地上。

普拉蒂和“破坏神”本能地将目光移向地面，注意力暂时被分散。

皮条客马上蹲下来假装捡钥匙，但是他的手伸向了预先藏在轮胎后面的撬棍。迅速站起身，脚跟一拧，手中的钢棍朝“破坏神”的脸砸了过去，浓稠的鲜血伴着碎裂的骨头从鼻子里喷了出来。这一下打击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，能让人立即丧失战斗力却不会致命。皮条客扑上去，左手飞快地从枪套里拔出“破坏神”的左轮手枪

“破坏神”被这一下打得有点懵，喷涌而出的鲜血和眼泪模糊了他的眼睛，使他分不清方向，但是他还是本能地抓住了皮条客。他试图再靠近一些以控制住皮条客，却撞在了史密斯·威森手枪枪托上，皮条客用尽全力一击，让“破坏神”的六颗牙齿飞到了冰冷的空气中，然后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到地面上。

“破坏神”狠狠地摔倒在地，痛苦地咆哮着。

不愧是一个战士，他艰难但很坚决地用膝盖把自己慢慢地撑起来，抬起头准备迎接最后致命的一击。

“滚。”皮条客说。

“破坏神”愣了一下，呼吸有些错乱，突然开始喘粗气。他愤怒地吐出嘴里的鲜血，但当皮条客拉开保险把枪口顶在他前额上的时候，他想还是走为上策。

他努力站起来，眼睛始终狠狠地盯着皮条客，步履蹒跚地走向南大街。

皮条客转身看向吉迪恩·普拉蒂。

普拉蒂尽力摆出凶恶的模样,但并不成功。这是所有凶手最恐惧的一刻,他将因对人类和上帝犯下的罪行得到惩罚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?”普拉蒂颤声问道。

皮条客没有理他。他打开厢式车的尾门,平静地把手枪和撬棍收好,然后抽出一条粗牛皮鞭缠在自己手上。

“你做过梦吗?”皮条客问道。

“什么?”

“你——做——过——梦——吗?”

吉迪恩·普拉蒂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对于费城警察局凶杀科的凯文·弗朗西斯·伯恩来说,对方的回答并没有任何意义。他调查吉迪恩·普拉蒂已经很长时间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引诱罪犯,生怕让他逃脱,这一幕已经无数次出现在他梦境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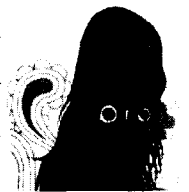
吉迪恩·普拉蒂在费尔蒙特公园强奸并谋杀了15岁的少女迪尔德丽·佩蒂格鲁,但警察局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起诉他。这是普拉蒂第一次将受害人杀死,伯恩明白要想让他上钩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夜以继日地工作,决心把吉迪恩绳之以法。

在这个他挚爱的城市的拂晓,凯文·伯恩一拳击出。他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。

二十分钟后,在杰斐逊医院一间拉上窗帘的救护室里,吉迪恩·普拉蒂面色惨白地站在中间,伯恩在他一边,实习医生艾弗拉姆·赫希站在另一边。

普拉蒂的前额上鼓着一个李子大小的包,紫红的颜色也和将要腐烂的李子一样。他嘴唇上血迹未干,右边脸颊有一块深紫色的瘀伤,鼻子已经骨折。他的右眼肿得几乎睁不开,衬衣上的血迹变成了深褐色,像浇在蛋糕上的巧克力酱。

伯恩看着他,目光中流露出鄙视与不屑。他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搭档,凶杀科让人畏惧的铁汉子——詹姆斯·普瑞法。詹姆斯见到这情景一定会高兴的,伯恩斯想。他喜欢费城,在这里他永远不会无事可干。大街上的混混、瘾君子和那些无情的妓女永远不



可能消失。

不过,警探詹姆斯最热衷于抓真正的坏蛋,越是作恶多端越能引起他的兴趣。

没有人比吉迪恩·普拉蒂更坏。

他们一起对普拉蒂进行全面调查,跟踪他到费城的各种色情俱乐部以及见不得光的雏妓夜总会。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,和多年前从警校毕业时近乎狂热的追求一样——制止犯罪。

这正是詹姆斯·普瑞法热爱警察工作的原因。

他曾说这让他又回到了孩提时代。

詹姆斯经历过两次劫难,他逃过了一次。他挨打受伤不计其数,但迫使他放弃工作的竟是三重搭桥手术。当凯文·伯恩快抓到吉迪恩·普拉蒂的时候,“捕手”詹姆斯·普瑞法正被推往梅斯医院的手术室,浑身插满了管和电线。

这种手术成功率很高,他以为自己不久就能回来工作,但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任何五十多岁、在费城凶杀科就职、做过三重心脏搭桥手术的人都不可能再回来工作了。

“我怀念你,捕手。”得知自己将要和新搭档见面的那天,伯恩想,“没有人能替代你,永远也不能。”

詹姆斯倒下的那天伯恩就在他身旁,仅几步之遥却无能为力。他们当时在第十大街和华盛顿大街之间的一家快餐店里。伯恩在给他们的咖啡加糖,詹姆斯在和服务员闲聊。蒂塞芮,一个年轻、有着红棕色皮肤的漂亮姑娘,他们去这家快餐店都是因为她而不是为了难以下咽的食物。

一分钟前詹姆斯还靠着柜台和姑娘聊天,看得出来他非常有兴致。一分钟后他却倒在地上,脸部扭曲,身体僵硬,十指痛苦地弯曲着。

这一幕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了伯恩脑中,这种情形并不多见。在二十多年的警察生涯里,他已经对同事们有时盲目的英雄主义习以为常,甚至开始接受他们偶尔的野蛮行为。这都是由他

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,是为了维护正义所必须的。他所爱的这些人一直生气勃勃、精力旺盛,但有时人类的本性和肉体的软弱也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,他必须面对,就像这次一样。

这壮硕的男人躺在餐厅泥泞的地面上,竭力与死亡对抗着,颤抖的下巴发出无声的呼喊。伯恩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待他了。他会一如既往地崇拜他,对他不合常理的英雄故事深信不疑,依然为他在费城炎热的夏天神情自若地站在烤炉后面烤肉而惊叹,他还会毫不犹豫地用身体为他挡子弹,但是他明白,他们夜复一夜在罪恶心脏并肩战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那一夜,伯恩感到羞辱和悔恨,但也明白了一个事实。

而今晚的现实让伯恩的心理恢复了一点平衡,他知道这种微妙的平衡会让詹姆斯·普瑞法高兴。迪尔德丽·佩蒂格鲁已经死了,吉迪恩·普拉蒂将为此偿命。又多了一个破碎的悲痛家庭,但是这一次凶手留下了一根灰色的阴毛,DNA检测的结果足够把他送进刑室。只要伯恩愿意,等待吉迪恩·普拉蒂的就是冰冷的针头。

当然,司法系统并非伯恩所能左右,普拉蒂他也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,永远不允许假释。如果是这样,伯恩在监狱里的熟人就能把他干掉,他只要让人带个字条进去就行。无论如何,吉迪恩·普拉蒂的丧钟已经敲响了,就像夹子上的老鼠。

“这名嫌疑犯在拒捕逃跑时摔倒在水泥台阶上了。”伯恩对赫希医生解释。

艾弗拉姆·赫希记录下来。他看上去应该显得年轻一些,但杰斐逊医院的生活让他过早衰老。经验告诉他,性犯罪者总是比较笨拙,走起路来经常跌跌撞撞,有时甚至能把自己的骨头摔断。

“是这样吗,普拉蒂先生?”伯恩问他。

吉迪恩·普拉蒂没吭声,只是呆呆地看着前方。

“是不是这样,普拉蒂先生?”伯恩提高了声音。



“是的。”普拉蒂答道。

“说清楚些。”

“警察要抓我，我在逃跑时摔在台阶上就成这样了。”

赫希医生把这句话也记录下来。

凯文·伯恩耸了耸肩膀，问：“医生，你认为普拉蒂先生的伤是摔在水泥台阶上造成的吗？”

“绝对是。”赫希回答。

接着又在纸上记下了一些东西。

在来医院的路上，伯恩曾警告过吉迪恩·普拉蒂——他在停车场挨的那顿揍只不过是小事，如果胆敢向警局投诉，他要吃的苦头就大了。他还提醒普拉蒂，就算他投诉，自己也能马上找出三个目击证人，证明他们亲眼看到嫌疑犯在逃跑时摔倒在台阶上，他们可是绝对可信的良好市民。

医院到警察局短短的路程对普拉蒂来说如此漫长。伯恩给他看了厢式车后面预备的一些工具——一把马刀锯，一把医用骨夹和一台电剪。

普拉蒂明白了。

他现在已经没有选择。

几分钟后，赫希医生脱下吉迪恩·普拉蒂的裤子和内裤做检查。伯恩摇头不已，吉迪恩·普拉蒂竟然把阴毛剃得一干二净。普拉蒂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抬头望向伯恩。

“只是一种仪式，”普拉蒂说，“一种宗教仪式。”

伯恩愤怒地冲向他。“钉十字架也是宗教仪式，你这混蛋，”他说，“我们要不要到超市买点工具来把你钉上？”

伯恩把目光转向实习医生，赫希医生点了点头，意思是他们能得到阴毛样本，他不可能刮得那么干净。伯恩拿起对讲机。

“你真的以为这些小把戏就会让我们拿不到样本吗？你这个愚蠢的混蛋。”他离普拉蒂的脸只有几英寸，“何况我们还可以一直把你关到它们长出来为止。”

普拉蒂望着天花板长叹了一声。

显然,他没有预料到这一点。

伯恩坐在警局的停车场中,好不容易能歇一会儿。他啜着爱尔兰咖啡,和其他警察局的一样难喝。

天空非常清彻,没有一丝云彩,一轮明月高悬着。

春天要来了。

他准备在这辆借来诱捕吉迪恩·普拉蒂的厢式车里小睡一会儿,等天亮后再还给他的朋友厄尔尼·特迪克。厄尔尼在潘斯波特开了一家肉类包装厂。

伯恩摸着自己右眼上的伤疤,感觉有些温热。有那么一瞬间它好像不见了似的,一点也不疼,仿佛这么多年来疼痛像幻觉般消失了。他摇下车窗,闭上眼睛,任由思绪翻腾。

他又沉浸在渴望和憎恨相遇的黑暗意识中,又感觉到了特拉华河水刺骨的寒冷。他看到了那个小女孩生命的最后一刻,静寂无声的恐惧蔓延着……

……他看到了迪尔德丽·佩蒂格鲁俏丽的小脸。她是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,对人毫无防备,幼小的心灵一点也没有被世俗污染。天气很热,迪尔德丽正在费尔蒙特公园里的一个饮水池边喝水,有个男人坐在池边的长凳上。他跟她说自己曾经有一个孙女和她差不多年纪。他说自己非常地爱他的小孙女,但是她在一次车祸中死了。“真叫人伤心啊,”迪尔德丽说,“我以前有只叫‘金古尔’的小猫也出车祸了。”男人点了点头,眼里含着泪水,说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会在孙女生日这天来费尔蒙特公园,因为这里是她最喜欢的地方。

说完就哭了。

迪尔德丽把自行车放好向长凳走去。

长凳后面就是茂密的灌木丛。

迪尔德丽递给男人一张纸巾……

伯恩又啜了一口咖啡,点上一支烟。他的头疼得厉害,这些画面似乎要从他脑袋里冲出来一样。为此他已经付出了沉重的



代价。这几年来他试过很多治疗方法——合法的、非法的、传统的保守治疗和最新的试验疗法。合法的治疗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换了十几个医生，听了所有的诊断意见，大多数医生都认为这是“遥视”带来的偏头痛。

但是现有科学不能对他的“遥视”做出任何解释。他的“遥视”并不能给出清晰的画面，但他打心底里喜欢这种能力。

“遥视”能让他逮住恶魔。

第一次看到迪尔德丽被谋杀的“场景”时，他没有看清吉迪恩·普拉蒂的脸。凶手的面孔很模糊，就像不停流动的邪恶液体。

那时候迪尔德丽一定已经进入天堂了，伯恩明白这一点。

他在汽车音响里放了一张 CD，那是一张自制的蓝调唱片。当初詹姆斯·普瑞法就是用这张唱片让他迷上蓝调的。它的确很经典：埃尔默·詹姆斯，奥蒂斯·拉什，莱特宁·霍普金斯，比尔·布伦齐。而且詹姆斯那时一唱起肯尼·韦恩·舍帕德斯的歌就没完没了。

刚开始伯恩根本分不清 S 调和 M 调，但经过无数个有温暖老爹和布巴迈克的歌陪伴的夜晚后，他终于开始明白其中的区别了。现在，在第二小节结束，最晚到第三小节时，他就能告诉你三角洲、贝街、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以及各种风格的蓝调之间的区别。

这张唱片的第一支歌是罗塞塔·克劳福德的《我的男人为我哭泣》。

詹姆斯不仅让他在蓝调中得到了慰藉，还让他走出了莫里斯·布朗夏尔事件的阴影。

一年前，一个名叫莫里斯·布朗夏尔的年轻富家子弟被怀疑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父母，他用一把温彻斯特 9410 连发枪在他们头上各开了一枪。伯恩坚信这一切就是他干的，就像这二十年来他对自己的事业一样没有丝毫动摇。

他曾 5 次审讯 28 岁的莫里斯，每次都能在那个年轻人眼中看见罪恶的痕迹。

伯恩指挥现场取证人员反复搜查了莫里斯的汽车、宿舍和所有衣物。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。一根头发或是纤维、一滴液体……任何能够证明莫里斯在谋杀现场的证据都没有找到。

伯恩知道除非他自己认罪，不然没有别的办法。他只能给他施压，无止境地施压。每一次莫里斯转身或者回头都能看到伯恩，无论是在音乐厅、咖啡馆，还是麦凯博图书馆。伯恩甚至陪他看了一场名叫《吞噬》的另类艺术电影，他就坐在莫里斯和他女友的正后方，好让他时刻感受到压力。他得强打精神才没在电影院里睡着。

这天晚上，伯恩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斯沃摩尔校园里，在莫里斯的窗下监视了他八个小时。每隔 20 分钟，莫里斯就会拉开窗帘确认伯恩是否还在。伯恩让福特车的车窗开着，香烟的光隐约照亮自己。每当莫里斯看到他时，总会在窗帘的小缝隙中向他亮一下中指。

游戏一直持续到天快亮时。第二天早上 7:30 左右，莫里斯·布朗夏尔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上课，也没有像伯恩想象的那样屈服于压力冲下楼来承认自己的罪行。他决定自我了断。他找了根绳子绑在宿舍房顶的管子上，脱光了身上的衣服，然后踢倒了脚下的凳子。临终前他在胸前贴了张“凯文·伯恩让我痛不欲生”的字条作为最后的回敬。

一个星期后，布朗夏尔家的园丁在亚特兰大的一家汽车旅馆被抓获，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理查德·布朗夏尔的信用卡并在他的一个包里找到了沾满血迹的衣物。他对谋杀了布朗夏尔夫妇供认不讳。

伯恩思绪中的这道门终于关上了。

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犯错。

那些憎恨警察的人们终于找到了出气口。莫里斯的姐姐以非法导致公民死亡起诉伯恩、警察部门和整个市政府。这些指控都无法成立，但带给伯恩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，他几乎要垮了。

媒体也将枪口对准了他，连续几周的报道和评论把他贬得





一无是处。《调查报》、《每日新闻》和《城市报》在给他抹了足够的黑后开始转向其他报道。但是有一份自认为标新立异的小报和一名臭名远扬的专栏记者西蒙·克罗斯一直咬着他不放。这家报纸的发行量比超市的宣传册还要少，他们这样做更像是为了自己的利益。在莫里斯·布朗夏尔自杀后的几周，西蒙·克罗斯反复在报纸上猛烈抨击伯恩、警察部门，甚至整个美国的司法体系，最后竟然说如果莫里斯·布朗夏尔没有被怀疑，他可能会成为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、罗伯特·弗罗斯特或者乔纳斯·索尔克。

在布朗夏尔事件发生之前，伯恩曾经仔细考虑过结束二十年的警察生涯搬到默特尔海滩去，像那些受够了残酷城市生活的退休警察那样开一间保安公司。他甚至在“笨笨马戏团”干过一段时间的脱口秀。但当他看到在马戏团的海报上，他被戏称为“燃烧的伯恩”时，他明白自己不可能待在这里。他不能就这样离开。他已经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太多，不想以这种方式来埋葬自己的过去。

他决定留下来。

他要耐心等待。

他相信一定会有个大案子来让他重振雄风。

伯恩喝干了杯里的咖啡，在车座上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。他并不急于回家，打算利用这几个小时好好思考一下。再说，这些天来他在家里也像个孤零零的鬼魂，在两个房间里游荡。那里没有等待他回去的人。

他看着警局大楼的窗户，里面透出的褐色灯光仿佛是永不熄灭的正义光芒。

吉迪恩·普拉蒂就在里面。

伯恩笑了起来，闭上了眼睛。他终于逮住了那家伙，实验室的人会证明他就是凶手，费城的街道上又有一个污点被抹去了。

凯文·弗朗西斯·伯恩不是这个城市的王子。

他是这里的国王。

